

中华史书精典系列

简体横排标点本

二十五史

(全本)

● 宋书

● 南齐书

● 梁书

● 陈书

● 魏书

● 北齐书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宋 书

宋·沈约撰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责任编辑：王力行 高修俊 张奋成

封面设计：云 青

中华史书精典系列

(简体横排标点本)

二十五史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580 印张 60000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71-3356-5/K·74

定价：498.00 元 (全套 17 册)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帝纪		宋书第二十二卷		志十二	
宋书第一卷	帝纪一		宋书第二十三卷	志十三	95
	武帝上	1		天文一	102
宋书第二卷	帝纪二	5	宋书第二十四卷	志十四	106
	武帝中			天文二	
宋书第三卷	帝纪三		宋书第二十五卷	志十五	110
	武帝下	9		天文三	113
宋书第四卷	帝纪四	11	宋书第二十六卷	志十六	116
	少帝			天文四	121
宋书第五卷	帝纪五	11	宋书第二十七卷	志十七	126
	文帝			符瑞上	
宋书第六卷	帝纪六	16	宋书第二十八卷	志十八	132
	孝武帝			符瑞中	135
宋书第七卷	帝纪七	20	宋书第二十九卷	志十九	140
	前废帝			符瑞下	143
宋书第八卷	帝纪八	21	宋书第三十卷	志二十	146
	明帝			五行一	
宋书第九卷	帝纪九	25	宋书第三十一卷	志二十一	153
	后废帝			五行二	154
宋书第十卷	帝纪十	27	宋书第三十二卷	志二十二	156
	顺帝			五行三	157
			宋书第三十三卷	志二十三	158
				五行四	
志			宋书第三十四卷	志二十四	162
宋书第十一卷	志一	28	宋书第三十五卷	志二十五	163
	律志序			州郡	164
宋书第十二卷	志二	32		扬州	159
	历上			南徐州	160
宋书第十三卷	志三	39		徐州	161
	历下			南兖州	162
宋书第十四卷	志四	49		兖州	163
	礼一			冀州	164
宋书第十五卷	志五	57	宋书第三十六卷	志二十六	164
	礼二			州郡二	
宋书第十六卷	志六	63		南豫州	159
	礼三			豫州	160
宋书第十七卷	志七	70		江州	161
	礼四			青州	162
宋书第十八卷	志八	75		冀州	163
	礼五			司州	164
宋书第十九卷	志九	81	宋书第三十七卷	志二十七	164
	乐一			州郡三	
宋书第二十卷	志十	86		荆州	166
	乐二			郢州	166
宋书第二十一卷	志十一	91		湘州	166
	乐三				

雍州	167
梁州	169
秦州	171
宋书第三十八卷 志二十八	
州郡四	
益州	171
宁州	173
广州	174
交州	177
越州	177
宋书第三十九卷 志二十九	
百官上	177
宋书第四十卷 志三十	
百官下	182
列传	
宋书第四十一卷 列传一	
后妃	
孝穆赵皇后	186
孝懿萧皇后	186
武敬臧皇后	186
武帝张夫人	186
少帝司马皇后	186
武帝胡婕妤	186
文帝袁皇后	186
潘淑妃	186
文帝路淑媛	187
孝武文穆王皇后	187
宣贵妃	187
前废帝何皇后	188
文帝沈婕妤	188
明恭王皇后	188
后废帝江皇后	189
顺陈太妃	189
顺谢皇后	189
宋书第四十二卷 列传二	
刘穆之	189
王弘	191
宋书第四十三卷 列传三	
徐羨之	193
傅亮	194
檀道济	195
宋书第四十四卷 列传四	
谢晦	196
宋书第四十五卷 列传五	
王镇恶	199
檀韶	200
向靖	201
刘怀慎	201
刘粹	202
宋书第四十六卷 列传六	
赵伦之	203
到彦之	203
(阙)	
王懿	203
张邵	204

宋书第四十七卷 列传七	
刘怀肃	205
孟怀玉	206
弟龙符	206
刘敬宣	206
檀祗	208
宋书第四十八卷 列传八	
朱龄石	208
弟超石	209
毛修之	209
傅弘之	209
宋书第四十九卷 列传九	
孙处	210
蒯恩	210
刘钟	210
虞丘进	211
宋书第五十卷 列传十	
胡藩	211
刘康祖	212
垣护之	212
张兴世	213
宋书第五十一卷 列传十一	
宗室	
长沙景王道怜	214
临川烈武王道规	215
鲍照	217
管浦侯遵考	217
从子季连	217
宋书第五十二卷 列传十二	
庾悦	218
王诞	218
谢景仁	218
弟述	219
袁湛	219
弟豹	219
褚叔度	220
宋书第五十三卷 列传十三	
张茂度	221
子永	221
庾登之	222
弟炳之	222
谢方明	223
江夷	224
宋书第五十四卷 列传十四	
孔季恭	224
羊玄保	225
沈昙庆	225
宋书第五十五卷 列传十五	
臧焘	226
徐广	227
傅隆	227
宋书第五十六卷 列传十六	
谢瞻	228
孔琳之	228
宋书第五十七卷 列传十七	

蔡廓……………	230	宋书第七十一卷	列传三十一	
子兴宗……………	230		徐湛之……………	272
宋书第五十八卷	列传十八		江湛……………	273
王惠……………	233		王僧绰……………	273
谢弘微……………	233	宋书第七十二卷	列传三十二	
王球……………	234		文九王	
宋书第五十九卷	列传十九		南平穆王铄……………	274
殷淳……………	324		建平宣简王宏……………	275
子孚……………	234		晋熙王昶……………	276
弟冲 淡……………	234		始安王休仁……………	277
张暘……………	234		晋平刺王休祐……………	278
何偃……………	236		鄱阳哀王休业……………	279
江智渊……………	236		临庆冲王休倩……………	279
宋书第六十卷	列传二十		新野怀王夷父……………	279
范泰……………	237		巴陵哀王休若……………	279
准之……………	238	宋书第七十三卷	列传三十三	
王韶之……………	238		颜延之……………	280
荀伯子……………	239	宋书第七十四卷	列传三十四	
宋书第六十一卷	列传二十一		臧质……………	282
武三王			鲁爽……………	285
庐陵孝献王义真……………	239		沈攸之……………	286
江夏文献王义恭……………	241	宋书第七十五卷	列传三十五	
衡阳文王义季……………	243		王僧达……………	289
宋书第六十二卷	列传二十二		颜竣……………	290
羊欣……………	244	宋书第七十六卷	列传三十六	
张敷……………	244		朱修之……………	292
王微……………	244		宗慔……………	292
宋书第六十三卷	列传二十三		王玄谟……………	292
王华……………	246	宋书第七十七卷	列传三十七	
王昙首……………	247		柳元景……………	293
殷景仁……………	248		颜师伯……………	295
沈演之……………	248		沈庆之……………	296
宋书第六十四卷	列传二十四	宋书第七十八卷	列传三十八	
郑鲜之……………	248		萧思话……………	298
裴松之……………	250		刘延孙……………	299
何承天……………	250	宋书第七十九卷	列传三十九	
宋书第六十五卷	列传二十五		文五王	
吉翰……………	252		竟陵王诞……………	300
刘道产……………	253		庐江王昶……………	302
杜骥……………	253		武昌王浑……………	303
申恬……………	253		海陵王休茂……………	303
宋书第六十六卷	列传二十六		桂阳王休范……………	304
王敬弘……………	254	宋书第八十卷	列传四十	
何尚之……………	255		孝武十四王	
宋书第六十七卷	列传二十七		豫章王子尚……………	305
谢灵运……………	256		晋安王子勋……………	305
宋书第六十八卷	列传二十八		松滋侯子房……………	306
武二王			临海王子项……………	306
彭城王义康……………	264		永平孝敬王子鸾……………	306
南郡王义宣……………	266		永嘉王子仁……………	307
宋书第六十九卷	列传二十九		始安王子真……………	307
刘湛……………	268		邵陵王子元……………	307
范晔……………	269		刘敬王子羽……………	307
宋书第七十卷	列传三十		淮南王子孟……………	307
袁淑……………	271		晋陵孝王子云……………	307

宋书第八十一卷	列传四十一	307
	刘秀之	307
	顾琛	308
	顾凯之	309
宋书第八十二卷	列传四十二	
	周朗	310
	沈怀文	313
宋书第八十三卷	列传四十三	
	宗越	314
	吴喜	314
	黄回	316
宋书第八十四卷	列传四十四	
	邓琬	317
	袁顼	321
	孔觐	321
宋书第八十五卷	列传四十五	
	谢庄	324
	王景文	326
宋书第八十六卷	列传四十六	
	殷孝祖	327
	刘劭	327
宋书第八十七卷	列传四十七	
	萧惠开	329
	殷琰	330
宋书第八十八卷	列传四十八	
	薛安都	331
	沈文秀	332
	崔道固	333
宋书第八十九卷	列传四十九	
	袁粲	333
宋书第九十卷	列传五十	
	明四王	
	邵陵殇王友	334
	随阳王翊	335
	新兴王嵩	335
	始建王禧	335
宋书第九十一卷	列传五十一	
	孝义	
	龚颖	335
	刘瑜	335
	郭世道	335
	严世期	336
	吴達	336
	潘综	336
	张进之	336
	王彭	336
	蒋恭	336
	徐耕	336
	孙法宗	337
	范叔孙	337
	卜天与	337

宋书第九十二卷	列传五十二	
	良吏	
	王镇之	338
	杜慧度	338
	徐豁	339
	陆徽	339
	阮长之	339
	江秉之	339
	王歆之	339
宋书第九十三卷	列传五十三	
	隐逸	
	戴颙	340
	宗炳	340
	周续之	341
	王弘之	341
	阮万龄	341
	孔淳之	341
	刘凝之	341
	龚祈	342
	翟法赐	342
	陶潜	342
	宗彧之	343
	沈道虔	343
	郭希林	343
	雷次宗	343
	朱百年	343
	王素	343
	刘睦之	343
	关康之	343
宋书第九十四卷	列传五十四	
	恩幸	
	戴法兴	344
	戴明宝	344
	徐爱	345
	阮佃夫	346
	干天宝	346
	寿寂之	346
	姜产之	346
	李道儿	347
	王道隆	347
	杨运长	347
宋书第九十五卷	列传五十五	
	索虏	347
宋书第九十六卷	列传五十六	
	鲜卑	354
	吐谷浑	354
宋书第九十七卷	列传五十七	
	夷蛮	
	南夷	355
	林邑国	355
	扶南国	356
	西南夷	356

呵罗单国·····	356	宋书第九十八卷	豫州蛮·····	359
槃皇国·····	356		列传五十八	
槃达国·····	356		氏胡	
阇婆婆达国·····	356		胡大且渠蒙逊·····	360
师子国·····	357		张掖·····	360
天竺迦毗黎国·····	357	宋书第九十九卷	列传五十九	
东夷·····	358		二凶	
高句骊国·····	358		元凶劼·····	362
百济国·····	358		始兴王浚·····	365
倭国·····	358	宋书第一百卷	列传六十	
荆雍州蛮·····	359		自序·····	366

道规、毅等率壮士五六十人因开门直入。弘方啖粥，即斩之，因收众济江。义军初克京城，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史来赴。高祖登城谓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舆反正于寻阳，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弘等信之，收众而退。毅既至，高祖命诛弘。

毅兄迈先在京师，事未发数日，高祖遣同谋周安穆报之，使为内应。迈外虽酬酢，内甚震惧。安穆见其惶惧，虑必泄，乃驰归。时玄以迈为竟陵太守，迈不知何为，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与迈书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伟何所道？”迈谓玄已知其谋，晨起白之。玄惊惧，封迈为重安侯，既而廉迈不执安穆，使得逃去，乃杀之。诛元德、彪兴、厚之等。召桓谦、卞范之等谋讨高祖。谦等曰：“亟遣兵击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锐，计出于万。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案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谦等固请，乃遣桓丘太守皇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玄自闻军起，忧惧无复为计。或曰：“刘伟等众力基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玄曰：“刘伟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有担石之储，携满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众推高祖为盟主，移檄京邑，曰：

夫治乱相因，理不常泰，蛟焉肆虐，或值至明。自我大晋，阳九屡构。隆安以来，难结皇室。忠臣碎于虎口，良策斫于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荆郢，肆暴郡邑。天未亡难，凶力繁兴，逾年之间，遂倾皇祚。主上播越，流辛非所；神器沉沦，七庙坠坠。夏后之罹愍，有汉之遭莽、卓、方之于玄，未足为喻。自玄篡逆，于今历年，九辛弥时，民无生息。加以士庶疲于转输，文武困于造筑，父子乖离，室家分散，岂唯《大东》有杼轴之悲，《陂梅》有倾筐之怨而已哉！仰观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孰有可亡！凡在人世，谁不扼腕。伟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启后者，是故夕寐宵兴，援袂哀忠，潜构崎岖，险过履虎。辅国将军刘毅、广武将军何无忌、镇北主簿孟昶、兖州主簿魏悦、宁远将军刘道规、龙骧将军刘藩、振威将军檀凭之等，忠烈断金，精贯白日，荷戈奋袂，志在毕命。益州刺史毛璩，万里齐契，扫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宫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等，并率部众，保据石圻。扬武将军诸葛长民，收集义士，已据历阳。征虏参军庾亮之等，潜相连结，以为内应。同力协规，所在蜂起，即日斩伪徐州刺史安城王修、青州刺史弘首。义众既集，玄武争先，咸谓不有一统，则事无以辑。伟辞获已，遂总军要。庶上凭祖宗之灵，下暨义夫之力，前赴逆逆，荡清京华。公侯诸君，或世树忠贞，或身荷爵宠，而并俯眉猾竖，自效莫由，顾瞻周道，宁不吊乎！今日之难，其甚矣。莫以虚薄，才非古人，接势于已替之机，受任于既颓之运。丹诚未宣，感慨愤跃，望宵汉以永怀，眄山川以增厉。授微之神，神驰贼廷。

以孟昶为长史，总摄后事；檀凭之为司马。百姓愿从者千余人。三月戊午朔，遇皇甫之于江乘。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高祖躬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皇甫数败数千人逆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高祖各御一队，凭之战败见杀，其众退散。高祖进战弥野，前后奋击，应时摧破，即斩数首。初，高祖与何无忌等共建大谋，有善相者相高祖及无忌等并当大贵，其应甚速，惟玄凭之无相。高祖与无忌密相谓曰：“吾等既为同舟，理无偏异。吾徒咸富富贵，则

檀不应独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凭之战死，高祖知其必毙。

玄闻数等并没，愈惧，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众合二万。己未旦，义军食毕，弃其余粮，进至覆舟山东，使巧士张旗帜于山上，以为疑兵。玄又遣武骑将军庾亮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谦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将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时东北风急，因命纵火，烟焰张天，鼓噪之音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土崩。玄始遣张军置阵，而志意已决，别使领军将军殷仲文具舟于石头，仍将子侄浮江南走。庚申，高祖镇石头城，立留台，总百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造晋新主，立于太庙。遣诸将帅追玄，尚书王假率百官奉迎乘舆。司徒王谧与众议推高祖领扬州，固辞。乃以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于是推高祖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

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且桓玄虽以雄豪见推，而一朝便有相位，晋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臣，尽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于朝，众无一旅，奋臂草莱之中，倡大义以复皇祚。由是王谧等诸人众民望，莫不愧而悼焉。

诸葛长民失期不得发，刁逵执送之，未至而玄败。玄经寻阳，以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物资资之。玄收略得二千人，挟天子走江陵。冠军将军刘毅、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率诸军追讨。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四月，奉武陵王遵为大将军，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后不在赦例。

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铸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唯谧交焉。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绶，为玄佐命功臣。又义旗建，众并谓谧宜诛，唯高祖保持之。刘毅尝因朝会，问谧绥级所在，谧益惧。及王愉父子诛，谧从弟谧谓谧曰：“王驹无罪，而义旗诛之，此是剪除胜己，以绝民望。兄既桓氏党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驹，愉小字也。谧惧，奔于曲阿。高祖笺白大将军，深相保结，迎还复位。光禄勋丁承之，左卫将军褚荣，游击将军司马秀使役官人，为御史中丞王赧之所纠劾，谢笺言辞怨忿。承之造司宜藏。高祖与大将军笺，白“荣等各位大臣，所怀必尽，执宪不允，自据理陈诉，而横兴怨忿，归咎有司，宜加裁罚，以清风轨。”并免官。

桓玄儿子韶，聚众历阳，高祖命辅国将军诸葛长民击走之。无忌、道规破玄大将郭钡等于桑落洲，众军进据寻阳。加高祖都督江州诸军事。玄既还荆郢，大聚兵众，召水军造楼船、器械，率众二万，挟天子发江陵，浮江而下，与冠军将军刘殷等相遇于峥嵘洲。玄党殷仲文率晋二皇后还京师。玄至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腾之、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虏将军、益州刺史毛璩，遣从弟之与参军费恬送弟丧下，有众二百。璩弟子修之时为玄屯骑校尉，诱玄入蜀。至枚回洲，恬与祐之迎射之。益州督护冯迁斩玄首，传京师，又斩玄子于江陵市。初，玄败于峥嵘洲，义军以为大事已定，追蹙不速。玄死凡一句，众军犹不至。玄从子振逃于华容之浦中，招聚逆党数千人，晨袭江陵城，居民竞出赴之。腾之、康产皆被杀。桓谦先匿于沮川，亦聚众以应。振为玄举哀，立丧廷。谦率众首率玄党冯该又设伏于杨林，义军奔败，退还寻阳。兖州刺史辛夷怀武。会北青州刺史刘该反，禹求征该，次淮阴，

又反。禹长史羊穆之斩禹，传首京师。十月，高祖领青州刺史。甲仗百余人入殿。

刘毅诸军复进至夏口。毅攻鲁城，道规攻偃月垒，皆拔之。十二月，诸军进平巴陵。义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谦、桓桓，江陵平，天子反正。三月，天子至自江陵。诏曰：

古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贯三辰，神人代序，谅理本于造味，而运周于万叶。故盈否时衰，四灵通其变；王道或昧，贞贤拯其危。天命所以永固，人心所以攸穆。虽夏、周中倾，赖靡、申之绩，莽、伦载窃，实二代是维。或乘藉藉，或业隆异世，犹诗书以之休咏，记策用为美谈。未有因心抚民，而减发理应，援神器于已沦，若在今之盛者也。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遵因，属当屯极。逆臣桓玄，乘衅纵愚，穷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诬因人神，肆其篡乱。祖宗之基既涇，七庙之脩将殄，若坠渊谷，未足斯譬。

皇度有晋，天纵英哲，使持节、都督扬州兖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忠诚天亮，神武命世，用能贞明协契，义夫响臻。故顺声一唱，二溟卷浪；英风振路，宸居清翳。暨冠军将军车毅、辅国将军无忌、振武将军道规，舟楫遮迥，而元凶传首；回戈叠挥，则荆、汉雾廓。俾宣、元之祚，永固于嵩、岱，倾基重造，再集于朕躬。宗庙散七庙之祐，皇基融载新之命。念功惟德，永言铭怀。固已道冠开辟，独绝终古，书契以来，未之前闻矣。虽则功高辞让，理至难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将以弘道制治，深关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锡，桓、文策备隆之礼，况宏征不世，顾邈百代者，宜极名器之物，以光大国之盛。而镇军谦虚自衷，诚旨屢显。朕重逆仲父，乃所以彰彰德美也。镇军可进位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兖二州刺史如故。显祚大邦，启兹疆宇。

高祖固让，加录尚书事，又不受，屡请归藩。天子不许，遣百僚敦劝，又亲幸公第。高祖惶惧，诣阙陈请，天子不能夺。是月，旋镇丹徒。天子重遣大使敦劝，又不受。乃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兖州刺史。

卢循浮海破广州，获刺史吴隐之。即以循为广州刺史，以其同党徐道覆为始兴相。

二年三月，督交、广二州。十月，高祖上言曰：“昔天祸皇室，日狡纵篡，臣等义惟旧隶，豫蒙国恩，仰契信顺之符，俯厉人臣之愤，虽社稷之灵，抑亦事由济。其翼赞功德之佐，文武毕力之士，敷执在己之谦，用齐国体之典，辄摄众军先上，同谋起义，始平京口、广陵二城。臣及抚军将军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后赴义出都，缘道大战，所余一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辅国将军长史、故给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各一千八百四十八人，乞正封赏。其西征众军，须论集续上。”于是尚书奏封唱义谋主镇军将军讳璋章郡公，食邑万户，赐绢三万匹。其余封赏各有差。镇军府佐史，降故太傅谢安府一等。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高祖侍中，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固让。诏遣百僚敦劝。

三年二月，高祖还京师，将诣廷尉，天子先诏欲官不得受，诣阙陈让，乃见听。旋于丹徒。闰月，府将路冰谋作乱，将被执，单骑走，追斩之。诛冰父永嘉太守球。球本东阳郡史，孙恩之乱，起义于长山，故见擢用。初，桓玄之败，以桓冲忠贞，署其孙胤。至是，桓胤以胤为主，与东阳太守殷仲文潜相連結。乃诛仲文及仲文二弟。凡桓玄余党，至是皆诛矣。

天子遣兼太常葛籍授公策曰：“有扈滔天，夷羿乘衅，乱节干纪，实丧皇极。贼臣桓玄，怙宠肆逆，乃摧倾

华、霍，倒拔嵩、岱，五岳既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纵，藏器岁时，因心资敬，誓雪国耻。慨愤陵夷，诚发宵寐。既而岁月屢迁，神器已远，忠孝幽奇，实贯三灵。尔乃介石胜机，宣契毕举，讨苍玄以方正，挥义旅而一驱；奔锋数百，势烈激电，百万不能抗远，制路日直植城。遂使冲波激流，暴鳞奔汉，屈臣抗旅，重氛载涤，二仪廓清，三光反照，事遂永代，功高开辟，理微称谓，义感朕心。若夫道为身资，犹虞厥嗣，况乃诚信俱深，勋冠天人者乎！是用建兹邦国，永祚山河，言念载怀，匪云足报。往钦哉！俾屏余一人，长弼皇晋，流风垂祚，晖烈无穷。其降承嘉策，对扬朕命。”十二月，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王谧薨。

四年正月，征公入辅，授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先是，遣冠军刘敬宣伐蜀贼谯纵，无功而返。九月，以敬宣挫退，逊位，不许。乃降为中军将军，开府如故。

初，伪燕王鲜卑慕容德僭号于青州，德死，兄子超袭位，前后数为边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略千余家。三月，公抗表北讨，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四月，舟师发京都，溯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舰船辐重，步军进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守。鲜卑梁父、昌城二戍并奔走。慕容超闻晋师将至，其大将公孙五楼说超：“宜断据大岨，刘除栗苗，坚壁清野以待之。彼侨军无资，求战不得，旬月之间，折捶以答之耳。”超不从，曰：“彼远来疲劳，势不能久；但当引令过岨，我以铁骑蹙之，忧者不破也。岂有预变苗裔，自令受戮耶！”初，公将行，议者以为贼闻大军远出，必不敢战。若不断大岨，当坚守广固，刘除栗苗，以绝三军之资，非唯难以有功，将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鲜卑寡，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栗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我一得入岨，则人无退心，驱必保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临之。公既入岨，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遣五楼及广济王贺赖卢先据临朐城。既闻大军至，留羸老守广固，乃悉出。临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楼曰：“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驰进。刘敬宣遣王孟龙领骑后追，奔往争之，五楼乃退。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帆，御者执辔，又以轻骑为游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未及临朐数里，贼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公命兖州刺史刘藩、弟并州刺史道怜、咨议参军刘敬宣、陶延寿、参军刘怀玉、慎仲道、索邈等，齐力击之。日向晨，公遣咨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韶率建威将军向雍、参军胡藩驰往，既日陷城，斩其牙旗，悉虏超辐重。超闻临朐已拔，引众走。公鼓之，贼乃大破。超还广固。获超马、伪犂、玉玺、豹尾等，送于京师，斩其大将段晖等十余人，其余斩获千计。明日，大军进广固，既屠大城。超退保小岨。于是设长围固守，围高三丈，外穿三重堑。停江、淮转输，馆谷于齐土。纳纳降附，华戎欢悦，援才授爵，因而任之。七月，诏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超大将桓遵、遵弟苗并率众归顺。公治伪尚书，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之？”纲者，方为尚书郎，其人有巧思。会超遣纲称藩于姚兴，乞师请救。兴伪许之，而实惮公，不敢遣。纲从长安还，泰山太守孙怀许之，乃升纲于楼上，以示城内，城内莫不失色。于是使纲大治伪器。超求救于姚兴，姚兴反见虜，转忧惧，乃请称藩，求割大岨为界，献马千匹。不听，围之转急。河北居民闻姚兴负粮至者，日以千数。

录事参军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公以为谋主，劝止必密焉。时姚兴遣使告公曰：“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径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我定遣铁骑长驱而进。”公呼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

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穆之闻有美使，驰入，而公遣已去。以兴所言并答，具语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无大小，必坚与谋之。此言善详之，云何乎尔便答？公所答兴言，未能威敌，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救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张之辞耳。”九月，进公太尉、中书监，固让。伪徐州刺史段宏先奔秦州，十月河北归顺。

张纲纳计具成，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超逾城走，征虜曹乔胥获之，杀其亡命以下，纳口万余，马二千匹。送赵京师，斩于建康市。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窥窬之志，劝卢循乘虚而出，循不从。道覆乃至番禺说循曰：“本住岭外，岂以理极于上，正以公难与为敌故也。今方调兵坚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归死士，掩袭何、刘之徒，反掌耳。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小息甲养众，不过一二年间，必玺书征君。若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将军神武，恐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郡邑，倾其根本。刘公虽远，无能为也。”循从之，乃率众过岭。是月，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奔弃走。于时平齐问未至，既而使征公之。公之初克齐也，欲停镇下邳，清荡河、洛，既而被征使至，即日班师。

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败绩，无忌被害，内外震骇。朝廷欲乘舆北走就公，寻知贼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邳，以船运轴重，自率精锐步数。至山阳，闻无忌被害，则虑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与数千人至淮上；问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也。”公大喜，单船过江，径至京口，众乃大安。四月癸未，公至京师，解严息甲。

抚军将军刘毅抗表南征，公与毅书曰：“吾往击击妖贼，晓其变态，新获奸利，其锋不可经。宜须整严，与弟同举。”又道毅从弟藩往止之。毅不从，乃师二万，发自姑孰。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寻阳，自寇湘中诸郡。荆州刺史道规遣军至长沙，为循所败。寇至巴陵，将向江陵。道覆闻毅上，驰使报循曰：“毅兵众其盛，成敗事于此，宜并力推之。若此寇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循即日发巴陵，与道覆连旗而下。别有八艘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公以南藩覆没，表送章瓒，诏不听。五月，刘毅败绩于桑落洲，奔船而走，余众不得去者，皆为贼所擒。初，循至寻阳，闻公已还，不信也。既破毅，乃审凯入之问，并相视失色。循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谓宜乘胜径进，固争之。疑议多日，乃见从。

毅败向还，内外汹扰。于时北师始还，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贼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奔败还者，并声其雄盛。孟昶、诸葛长民惧寇渐逼，欲拥天子过江，公不听，固请不止。公曰：“今重镇外倾，强寇过境，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自可得！设令得至，不过延日耳。今兵士虽少，足自足以抗寇。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我既失矣，卿勿复言！”昶恐其不济，乃为表曰：“臣等北讨，众并不同，唯臣等赞行计，致使强贼乘间，社稷危逼，臣之罪也。今谨引分以谢天下。”封表毕，乃仰药而死。于是大开赏募，役身赴义者，一同登京城之科。发居民治石头城，建牙戒严。时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公以为：“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则人谓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既令贼无以测多少，又于众力不分。若徒旋转集，徐更论之

耳。”移屯石头，乃栅淮断查浦。既而群贼大至，公策之曰：“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

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决，每欲以万全为虑，谓道覆曰：“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败，大勢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公于时登石头城以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公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犹欲上，循禁之。自是众军转集，修治越城，筑查浦、药园、廷尉三垒，皆守以实众。冠军将军刘劭屯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屯丹阳郡西，建武将军王仲德屯越城，广武将军刘默屯建阳门外。使宁朔将军索纡领鲜卑具装虎斑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贼并聚观，咸畏悼之，然犹冀京邑及三淮有应之者。遣十余舰来拔石头栅。公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不复复栅。设伏兵于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舰向白石。公忧其从白石步上，乃率刘毅、诸葛长民北出拒之，留参军徐赤特屯南岸，命坚守勿动。公既去，贼焚查浦步上，赤特军战败，死没有百余人。赤特奔余众，单舸济淮，贼遂率数万屯丹阳郡。公率诸军驰归，众忧贼过，咸谓公当径还拒战。公先分军还白石，众莫之晓。解甲息士，洗浴饮食之，乃出列陈于南塘。以赤特违处分，斩之。命参军诸葛叔度、朱龄石率劲勇千余入淮。群贼数千，皆长刀矛钺，精甲锐刃，奋跃争进。龄石所领多鲜卑，善步稍，并结陈以待之。贼短兵弗能抗，死伤者数百人，乃退走。会日暮，众亦归。

刘毅之败，豫州主簿袁兴因反叛，据历阳以应贼。琅邪内史顾悦之遣将谢宝讨之。兴因司马袁宝，顺之不救而遁，公怒斩之。顺之，咏之弟也。于是功臣震惧，莫敢不用命。六月，更授公太尉、中书监，加黄钺。受黄钺，余固辞。以司马悦既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自东阳出豫章。七月庚申，辟贼自蔡洲南走，还屯寻阳。遣辅国将军王仲德、广川太守刘钟、河内太守蒯恩之。公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卢循遣其大将荀林淹江陵，桓谦先于江陵奔夷，又自羌入蜀，伪主谯纵以为荆州刺史。谦及谯道福率军二万，出寇江陵，适与林淹，相去百余里。荆州刺史道规斩谦于枝江，破林于江津，追至竹町，斩之。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淮淮陵内史索纡领马步道援荆州，又遣建威将军孙季高乘海奄至，自海道袭番禺。江州刺史庾亮悦至五亩岭，贼遣千余人据断桥道，悦前驱都阳太守虞丘进进攻之。公治兵大办。十月，率兖州刺史刘渚、宁朔将军檀韶等师南伐。以后将军刘毅监太尉留守府，后事皆委焉。是月，徐道覆率众三万寇江陵。荆州刺史道规又大破之，斩首万余级，道覆走还益口。初，公之遣索高也，邀在道为首败，道覆败后方达。自循东下，江陵断绝京邑之间，传者皆云已没。及至，方知循走。

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亲党范崇民五千人，高舰百余，戍南陵。王仲德等闻大军且至，乃进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军，焚其舟舰，收其散卒。循广州守，不以海道为防。是月，建威将军孙季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密，兵犹数千。季高焚贼舟舰，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死节奔始兴。季高抚其民，戮其亲党，勒兵谨守。初，公之遣季高也，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三非要。公不从。故季高曰：“大军十二月之众，必破妖虏。卿今当从广州，倾其巢窟，令贼奔走之日，无所归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克捷。

循方治兵旅舟舰，设诸攻备。公欲御以长算，乃屯军雷池。贼扬声不攻雷池，当乘流径下。公知其欲战，且虑贼战败，或于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舰二百于吉阳下断之。十二月，循、道覆率众数万，方舰而下，前后相抗，莫见舳舻之际。公悉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

众军齐力击之；又上步骑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于是众军并腾踊争先。军中多万钧弩铉，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燹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火张天，贼众大败，遁奔至夜乃归。循等还寻阳。初分遣步军，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召王仲德，请还为前驱，留辅国将军孟怀玉守雷池。循闻大军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栅断左右。大军至千里，将战，公所执麾竿折，折幡沈水，众并怪恨。公欢笑曰：“往年覆舟之战，幡竿亦折，今者复然，贼必破矣。”即攻栅而进。循兵虽殊死战，弗能禁。诸军乘胜奔之，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凡万余人。纳其降附，有其逼略。遣刘藩、孟怀玉轻军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径还广州。道覆还保始兴。公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

宋书第二卷

本纪二

武帝中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于京师。改授大将军、扬州牧，给班剑二十人，本官悉如故，固辞。凡南北征伐战亡者，并列入赠赠。尸丧未返，遣主帅迎接，致还本土。二月，卢循至番禺，为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刘藩、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天子又申前命，公固辞。于是改授太尉、中书监，乃受命。奉送黄钺，解冀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传首京师。先是，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旧制，依旧策试。

征西将军、荆州刺史道规疾患求归。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后将军、豫州刺史刘毅代之。毅与公俱举大义，兴复晋室，自谓京城、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桓胤密遣使深相结。及西镇江陵，豫州旧府，多割以自随，潜遣使为南蛮校尉。既知毅不能居下，终为异端，密图之。毅至九月，称疾笃，表求从弟兖州刺史藩以为副贰，伪许焉。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谢混，并于狱赐死。自表讨毅，又假黄钺，率诸军西征。以前镇将军司马休之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怜镇丹徒，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马，丹阳尹刘穆之建威将军，配以实力。壬午，发自京师。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胡恩前袭江陵。十月，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下书曰：

夫去弊拯民，必存简恕，舍网修纲，虽烦易理。江、荆凋残，刑政多阙；历年事故，绥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凋残之余，而不减旧，刻剥征求，不循公道。宰位之司，或非良干，未能非躬俭，苟求盈给，积习生常，渐不知改。

近因戎役，来涉二州，践境亲民，愈见其瘼；思

欲振其所急，恤其所苦。凡租税调役，悉宜以见户为正。州郡县屯田池塞，诸非军国所资，利人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县吏，皆依尚书定制实人置。台调梁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别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旧兵运。原五岁刑已下，凡所质录贱家口，悉还原放。

以荆州十郡为湘州，公乃进督。以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众伐蜀。进公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诸葛长民贪淫骄横，为士民所患苦。公以同大义，优容之。刘毅既诛，长民谓所亲曰：“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将谋作乱。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进，公卿以下频日奉候于新亭，长民亦蹊出。既而公轻舟密至，已还东府矣。长民到门，引前，却人闲语，凡平生于长民所不尽者，皆与及之。长民甚说。已密命左右壮士丁辟等自幔后出，于坐拉蜀。长民坠床，又于地殴之，死于床侧。奥尸付廷尉，并诛其弟黎民。昨晚勇有气力，时人为之语曰：“勿叛虐，付丁辟。”

先是，山阴王僧虔，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时民居未一，公表曰：

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降。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然九服弗扰，所托成旧，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间，不复系之于齐、楚。自永嘉播迁，爰托淮、海，朝有复夏之算，民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民绥治，犹有未逮。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仿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闻伍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

臣荷重任，耻受实深，自非改调解县，无以济治。夫人情带常，难与虑始，所谓父母之所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受所托耳。今邦居累世，坟墓成行，敬恭之诚，岂不与事而至。请准庚戌土断之科，庶子本所弘，稍与事著。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仁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由于当年，在始暂助，要终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万民，怜其所失，永怀《鸿雁》之诗，思隆中兴之业。既委臣以国重，期臣以宁济，若所启合允，请付外施行。

于是依界土断，唯除、充、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以公领镇西将军、豫州刺史。公固让太傅、州牧及班剑，奉还黄钺。七月，朱龄石平蜀，斩伪蜀王谯纵，传首京师。九月，封次子义真为桂阳县公，以赏平齐及定卢循也。天子重申前命，授公太傅、扬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剑二十人。将史百余人敦劝，乃受羽葆、鼓吹、班剑，余固辞。十年，息民简役。筑东府，起府舍。

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公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兄子湛王文思在京师，招集轻侠，公执文思送还休之，令自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公陈谢。十一年正月，公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于狱赐死。率众军西讨，复加黄钺，领荆州刺史。辛巳，发京师，以中将军军道怜监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陈曰：

臣闻运不常一，治乱代有，阳九既谢，纪终则泰。昔箕皇肆逆，皇纲绝纪。十世未改，鼎祚再隆。太尉臣臣威武斯彰，首建义旗，除荡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复社稷，南剿卢循，北定广固，千载以来，功无与等。由是四海归美，朝野推崇。既位穷台牧，权倾人主，不能以道处功，特推骄溢。自以酬赏既极，便情在上，刑戮逆滥，政

用暴苛。问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礼顿缺。陛下四时膳餼，触事县空，官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寝疾之际，汤药不周，手与家书，多所求告。皆是共士所闻见，莫不伤怀愤慨，口不敢言。前扬州刺史元显第五息法兴，恒玄之衅，逃远于外，王路既开，始得归本。太傅之胤，绝而复兴，凡在者殆，谁不感庆。讳吞噬之心，不避轻重，以法兴聪敏明慧，必为民望所归，芳兰既茂，内怀憎恶，乃妄扇异言，无罪即戮。大司马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切切逼，并狼狽请命，逆肆祸毒，誓不矜许，冤酷之痛，感动行路。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与德文嫡婚，致兹非偶，实为威逼。故卫将军刘毅、右将军刘藩、前将军谢灵运、尚书仆射谢混、南蛮校尉郗僧施，或盛助德胤，渴望在身，皆社稷辅弼，协赞所寄，无罪无辜，一旦夷灭。猜忍之性，终古所希。

臣自惟门户衰破，赖以获存，皇家所重，终古难匹。是以公私归冯，事尽祗顺。再授荆州，辄苦陈告。自以才弱位重，不宜久荷分陕，屡求解任，必不见听。前经携侍老母，半家俱西，凡诸子侄，悉留京辇。兄子譙王玄思，虽年少常人，粗免咎咎，性好交游，未知防远，群丑交构，为其风所。讳遂剪戮人土，远送文宗。臣顺其此旨，送章节书，请废玄思，改袭大弟，遣息文宝送女东归。自谓推诚奉顺，理不过此。岂意诬包藏祸心，遂见讨伐，加恶文思，构生罪衅。群小之言，远近噂嗜，而臣纯愚，暗信必谓不然。寻臣府司马张茂度狼狽东归，南平太守檀范之复以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寻有审问，东军已上。讳今此举，非有怨憎，正以臣王室之干，位居藩伯，时贤既展，唯臣独存，规以剪灭，成其篡杀。镇北将军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并是讳所深忌，欲以次除荡，然后倾移天日，于事可易。

今荆、雍义徒，不召而集，子来之众，其会如林，岂臣无德所能绥致？盖七庙之灵，理贯幽显，辄授文思振武将军、南郡太守，宗之子竟陵太守鲁轨、宗弟辅国将军。臣今与宗之宗卿大夫众，出据江津，案甲威，随宜应赴。今逢旗所指，唯讳兄父子而已。须克荡寇逆，寻续驰闻。由臣轻弱，致凌蔑，上惭俯仰，无以昭覆。

休之府录事参军韩延之，故吏也，有干用才能。公未至江陵，密使与之书曰：“文思事源，远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还司马者，推至公之极也。而了不逊愧，又无表疏。文思经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驱。吾受命西讨，止其父子而已。彼士大夫，为所驱逼，一无所问。往年都督僧施、郗部、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谋主，所以至此。卿等诸人，一时逼迫，本无纤衅。吾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在近路，正是诸人归身之日。若大军登道，交锋接刃，兰艾言诚不分，故具身意，并同怀诸人。”延之报曰：

承亲率戎马，远履西畿，闾境士庶，莫不匡骇。何者？莫知师出之名故也。今辱来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叹息。司马平西体国忠贞，敬爱待物，当于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复之勋，家国蒙赖，推德委诚，每事咨询。譙王往以微事见劾，犹自表逊位，况以大过而当默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尽，故重使胡道咨白所怀。道未及反，已奏表废之，所不尽者命耳。推寄相与之心，正当如此。有何不可，便兴兵戈。自义旗秉权以来，四方方伯，谁敢不先相咨畴，而径表天子邪？譙王为宰相所责，又表废之，经正何归，表使何因，可谓“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刘讳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罔国土！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来示

言“处怀期物，自有由来”。今伐人之君，啖人以利，真可谓“处怀期物，自有由来”者矣。刘落死于閹阖之内；诸葛毙于左右之手；甘言说方伯，袭之以轻兵，遂使席上靡款怀之士，阉外无自信诸侯，以是为得算，良可耻也。贵府将佐及朝廷贤德，寄性命以过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诚鄙劣，尝闻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宁可无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鄙，任之徒明矣。假令天丧长流，九流浑浊，当与臧洪游于地下，不复多言。

公视书叹息，以示佐佑曰：“事人当如此。”三月，军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鲁宗之常虑不为公所容，与休之相结，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轨会于江陵。江夏太守刘虔之邀之，军败见杀。公彭城城内史徐逵之、参军王允之出江夏口，复为轨所败，并没。时公军泊马头，即日率众军济江，阻督诸将登岸，莫不奋踊争先。休之众溃，与轨等奔襄阳。江陵平，加领南蛮校尉。将举，值四废日，佐史郑鲜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迁日，不许。下书曰：“此州积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荒，村轴空匮。加以旧章乖昧，事役烦苛，童耄夺养，老稚服戍，空户从役，或越缚应召，每永怀民瘼，宵分忘寝，诚宜蠲除苛政，弘兹简惠。庶众凋风弊政，与事而新，宁之一化，成于期月。荆、雍二州，西蜀，蛮府吏及军人年十二以还，六十以上，及扶养孤幼，单丁大艰，悉仰遣之。穷独不能存者，给其长赈。府州久勤将吏，依劳铨序。并除今年租税。”

四月，授率众进讨，至襄阳，休之奔襄。天子复重申前命，公奉伐，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獬豸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封公第三子义隆为北彭城公。以中军将军道怜为荆州刺史。八月甲子，公至江陵，奉还黄钺，固辞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余受命。朝议以公道尊勋重，不宜复兼敬护军，既加殊礼，奏事不复称名，以世子为兖州刺史。

十二月，召公依旧辟士，加领平北将军，兖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别置，于是罢平北府，以并大府。初，公平齐，仍有定关、洛之意，值卢循侵逼，故其事不谐。荆、雍既平，方谋外略。会羌主姚兴死，子泓立，兄弟相杀，中关扰乱，公乃戒严北讨。加领征西将军、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为徐、兖二州刺史。下书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遂建勋烈。外夷劲敌，内清奸宄，皆邦人辞竭竭诚尽力之效也。情若风霜，义贯金石。今当奉辞西指，有事关、河，弱嗣明蒙，复忝今授，情事缠绵，可谓深矣。顷军国务殷，原暂休息。眷怀怀之，未能多叹。其犯军五年以还，可一原遣。文武劳满不能荣转者，随班序报。”

公受中外都督及司州，并辞大司马琅邪王礼敬，朝议从之。公欲以义声怀远，奉琅邪王北伐。五月，羌伪黄门侍郎尹冲率兄弟归顺。又加公北雍州刺史，前部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四十人，解中书监。八月丁巳，率大众发京师。以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尚书右仆射刘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入居东府，总摄内外。九月，公次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先是，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步向许、洛，羌缘道屯守，望风降服。伪兖州刺史华丰据仓垣，亦率众归顺。公又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军入洛。仲德破秦虜于东郡凉城，进平滑州。十月，众军至洛阳，固金墉。弟郗平南将军洗清降，送至京师，修复晋五陵，置守卫。天子诏曰：

夫嵩、岱配极，则乾道增辉；藩岳作屏，则帝王成务。是以夏、殷资昆、彭之伯，周倚齐、鲁之辅。鉴诸前典，仪刑万代，翼扶扶危，靡不由此。太尉公命世天纵，齐圣广渊，明烛四方，道光

宇宙。爰自(阙)初迪,则投勤王国,妖螫亢炽,则功存社稷。固以四维是荷,万邦攸赖者矣。暨桓玄僭逆,倾荡四海,公深秉大节,灵武建震,弘济朕躬,再造王室。每惟勋德,铭于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荆、雍稽服,岷、岷顺轨,克黜方难,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内外,仰兴绝风,傍闳逸业。秉礼以整俗,遵礼以垂训,学教远被,无思不洽。爰暨木居海处之尊,被发雕题之长,莫不忘其陋险,九泽来庭,此盖播诸徽策,靡究其淫者也。曩者永嘉不纲,诸夏幅裂,终古帝居,沕胥戎虜,永言园陵,率土同慕。公明发遐慨,抚机电征,亲重侯伯,树威致讨。旌旗首涂,则八表响震;偏师先路,则多垒云彻。旧都载清,五陵复礼,百城屈膝,千落影从。自篇籍所载,生民以来,勋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

昔周、吕佐睿圣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钺,一时指麾,皆大启疆宇,跨州兼国。其在桓、文,方兹尤位,然亦显被宠章,光锡殊品。况乃独绝百代,顾邈前烈者哉!朕每弘鉴古训,思遵令图。以公深秉冲挹,用闳大礼,天人引领,于兹历载。况今禹迹齐轨,九阍同文,司勋抗策,普天增伫。遂公高挹,大愆国章。三灵眷属,朕实祗惧。便宜显答群望,允崇盛典。其进位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绶,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加相国绿綬纁纁。

策曰:朕以寡昧,仰赞洪基,夷羿乘衅,荡覆王室,越在南鄙,迁于九江。宗祀绝衰,人神无位,提挈群凶,寄命江浒。则我祖宗之业,奄坠于地,七百之祚,剪焉既倾,若涉渊海,罔知攸济。天未绝晋,诞育英辅,振旅弛维,再造区宇,兴亡继绝,俾昏作明。元勋至德,朕实慕焉。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

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灭,拔本塞源,颠倒六位,庶僚俯眉,四方莫恤。公精贯朝日,气凌霄汉,奋其灵武,大歼群慝,克复皇邑,奉帝流祚。此公之功也。始于勤王者也。授群后,率法建轡,薄伐岷嶓,献捷南郢,大愆折首,群逆毕夷,三光旋采,旧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朝,弘兹保躬,阜牧利用,繁殖生民,编户岁滋,疆宇日启,德明刑,四境有载。此又公之功也。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狼噬冀、青,虔刘沂、岱,介恃遐阻,仍为边毒。公搜乘秣骊,复入远疆,冲槽四临,万雉俱溃,窃号之虏,显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龙漠。此又公之功也。仆循妖凶,伺隙五岭,乘虚肆逆,侵覆江、豫,旂拂襄内,矢及王城,朝野丧沮,莫有固志,家献世亡之计,国议迁都之规。公乘轡南济,义形于色,巍然内湛,视险若夷,捷略运奇,英爽不世,狡寇穷阨,旌旗宵遁,俾我畿甸,拯于将坠。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拔旌江、淮,偏乘鱼海,指日逼至。番禺之功,俘级万数,左偏之捷,鱼溃鸟散。义凶远进,传首万里,海南肃清,荒服来款。此又公之功也。刘毅叛换,负衅西夷,凌上罔主,志肆奸暴,附丽协党,扇荡王畿。公御轨以刑,消之不日,仓兕电潮,神兵风扫,罪人斯得,荆、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淮隹怙乱,寇窃一隅,王化阻阂,三巴沦溺。公指命偏师,授以良图,凌波浮湍,致屈并络,僭竖伏轡,梁、岷卑屈。此又公之功也。马休、鲁宗,阻兵内侮,驱率二方,连旗称乱。公投袂星言,研其上略,江津之役,势逾风火,回旆泸水,实繁震惧,二叛奔逃,荆、雍来宁,玄泽浸育,温风潜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竞,夷夷擅华,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怀世之愤,遗氓有匪风之思。公远齐伊宰纳隍之心,近同小白灭亡之耻,

鞠旅陈师,赫然大节,公命群师,北徇司、兖。许、郑风靡,汎、洛载清,伪牧逆藩,交臂请罪,百年榛秽,一朝扫济。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康宇内之勋,重之以明德。爰初发迹,则奇谟冠古,电击强妖,则锋无前对,聿宁东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经纶,化融于岁计,扶危静乱,道固于苞桑。辩方正位,纳之轨度,黜削烦苛,较若画一,淳风民化,盈塞宇内。是以绝域献琛,遐夷纳贡,王略所宣,九服率从。虽文命之东渐西被,咎繇之远于种德,何以尚兹。朕闻先王之宰世也,庸勋尊贤,建侯胙土,褒以宠章,崇其徽物,所以协辅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启,遂荒徐宅,营丘表海,四履有闻。其在襄王,亦赖匡霸,又命晋文,备物光锡。惟公道冠前烈,勋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惜焉。今进授相国,以徐州之彭城沛陵下邳淮阳山阳广陵、兖州之高平鲁泰山十郡,封公为宋公。锡兹玄土,直以白茅,爰定尔居,用建家社。昔晋、郑启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总二南,内外之重,实兼之。命使持节、太尉、尚书左仆射、晋京士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宋公玺绶;使持节、兼司空、散骑常侍、尚书、阳遂侯秦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位无总忌,礼绝朝班,居常之名,宜与事革。其相国总百揆,次“录尚书”之号。上送所假节、侍中、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豫章公印策。进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公纪纲礼度,万国是式,秉公蹈方,罔有迁志。是以锡公大辂、戎路各一,玄牡二驷。公抑未敦本,务农重积,采繁实殷,稼穡惟阜。是用锡公充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闲邪正心,移风化俗,陶钧品物,如乐之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导扬休风,华夷企踵,远人胥萃。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官方任能,网罗幽滞,九皋辞野,髦士盈朝。是用锡公阳陞以登。公当轴处中,率以下义,式遏寇仇,清除苛慝,是用锡公虎贲之士三百人。公明罚恤刑,庶狱详允,放命千纪,罔有攸纵。是用锡公钺、钺各一。公龙骧虎视,咫尺八紘,括囊四海,冲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公温恭孝思,彰度裡仁,忠肃之志,仪刑万方。是用锡公和鬯一亩,圭瓊副焉。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仪。故欽!其抵厥往命,茂对天休,简恤庶政,敬敷显德,以终我高祖之嘉命。

置宋国侍中、黄门侍郎、尚书左丞、相,随大使奉迎。桴军虜乞佛炽盘遣使诣公求效力讨羌,拜平西将军、河内公。

十三年正月,公以舟师进讨,留彭城公义隆镇彭城。军次留城,经张良庙,令曰:“夫盛德不泯,义在祀典,微管之叹,抚事弥深。张子房道义黄巾,照邻殆庶,风云言感,蔚为帝师。大拯横流,夷项定汉,固以参帆仰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托上,道契商洛,显晦之间,竊难犹疑,源流溯洑,莫测其端矣。涂次旧沛,仁驾留城,灵庙荒残,虚象陈昧,抚迹怀人,慨然永叹。过大梁者,或仁忘于夷门;游九原者,亦流注于随会。可改构横桷,修饰丹墀,藉繁行旅,以时致荐。以纾怀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天子追赠公祖为太常,父为左光禄大夫,让不受。二月,冠军将军檀道济等次潼关。三月庚辰,大军入河。秦虜步骑十万,营据河津。公命诸军济河击破之。公至洛阳。七月,至陕城。龙骧将军王镇恶伐木为舟,自洛浮渭。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绍于蓝田。王镇恶克长安,生擒绍。九月,公至长安。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公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于京师;其余珍宝珠玉,以班赐将帅。执送姚

泓，斩于建康市。谒汉高帝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

十月，天子诏曰：

朕闻先王之莅天下也，上则大宝以尊德，下则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功告就，文命有玄主之锡，四海来王，展且维岳，蒙之封。夫翼圣宣锡，锡德弘猷，礼穷元赏，宠章希世，况明保冲昧，独运陶钧者哉！

朕以不德，遭家多难，云雷作屯，夷羿窃命，失位京邑，遂播蛮荆，艰难卑约，制命凶丑。相国宋公，天纵睿圣，命世应期，诚贯三灵，大节宏发。拯朕躬于巢幕，回灵命于已崩，固已道穷北面，晖格八表者矣。又外积全国之勋，内累戡戡之伐，夷夏强扶之始，蕴崇奸猾之源，显仁藏用之道，六府孔修之绩，莫不云行雨施，能事必举，谅已方轨于三、五，不容于典策者焉。自永嘉丧师，绵逾纪，五都分崩，然正朔时暨；唯三秦悬隔，未之暂安。今令羌虎袭乱，淫虐三世，资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关，庙算韬略，不谋之日久矣。公命世抚运，刚曜威灵，内研诸侯之虑，外敦上天之诏。故能仓兕甫训，则阡、郑风偃；鉞钺未指，则邈、落皆破。俾旧阙之阳，复集万国之珍，东京父老，百稔梗秽，涂之章。俾朕负虞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远鉴前典，延群祥，敬授殊锡，光启疆宇。乘马之制，有陋旧章；徽称之美，未穷上礼。岂足以显报懋功，允塞民望；藩辅王畿，长警六合者乎！实以公每兼谦德，卑不可逾，难进之道，以完为威。是故降损盛制，且有后命也。自兹迄今，洪勋弥劬，棧成九州，魏、赵底服，回轸崑、潼，连城冰泮。遂长驱瀛渚，息旆龙门，逆虏姚泓，系颈就擒。百稔梗秽，涂于崇朝；祖宗遗愤，雪于一旦。涉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功固万世，其宁惟永，岂金石（雅颂）所能赞扬，实可以告于神明，勒铭高、岱者已。

朕又闻之，周道方远，则鸞鸞鸣岐，二南播德，则麟趾呈瑞。自公大初发，爰誓告成，灵祥炳焕，不可胜纪，岂伊素谋远至，嘉禾近归而已哉！朕每仰鉴玄应，俯察人谋，进惟道，退惟国典，岂得遂公冲挹，而久蕴盛策。便宜敬行大礼，允副幽显之望。其进宋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安、北琅邪、北东莞、北海、北淮、北梁、豫州之汝南、北颍川、北南顿凡十郡，益宋国。其相国、扬州牧、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十一月，前将军刘穆之卒，以左司马徐羡之代掌留任。大事皆所决于穆之者，悉悉以咨。公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会穆之卒，乃归。十二月庚子，发自长安，以桂阳公义真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留腹心将佐以辅之。闰月，公自洛入河，开汴渠以归。

十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严息甲。以辅国将军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领河东太守，镇蒲坂。公解司州，领徐、冀二州刺史，固让进爵。六月，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令曰：孤以寡薄，负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惧。朝恩隆泰，委美推功，遂方轨齐、晋，拟以国典。虽亮诚守节，十稔于今，而成功弗回，百辟皆拟以外庶僚，敦勉周至。籍运来之功，参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资，同盛德之事，监寐永言，未知攸托。隆祚之始，思覃斯庆。其敕国内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后，悉皆原宥。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赐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荡然。其余律依旧准。”诏梁豫章公太夫人宋公太妃，世子为中军将军，副贰相国府。以太尉军容祭酒李恭为宋国尚书令，青州刺史檀祗为领军将军，相国左长史王弘为尚书仆射。其余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诏宋国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

先是，安西中兵参军沈田子杀安西司马王镇恶，诸将军复杀安西长史王修。关内乱。十月，公遣右将军

朱龄石代安西将军桂阳公义真为雍州刺史。义真既还，为佛佛所追，大败，仅以身免。诸将帅及龄石并没。领军檀祗卒，以中军司马檀道济为中领军。十二月，天子崩，大司马琅邪王即位。

元嘉元年正月，诏遣大使公入辅。又申前命，进公爵为王。以徐州之海陵、东海、北谯、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陈留、司州之陈郡、汝南、颍川、梁阳十郡，增宋国。七月，乃受命，敕国内五岁刑以下。迁都寿阳。以尚书刘怀慎为北徐州刺史，镇彭城。九月，解扬州。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旗，出警人辟，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施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虡官县。进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爵命之号，一如旧仪。

二年四月，征王入辅。六月，至京师。晋帝禅位于王，诏曰：

夫天造草昧，树之司牧，所以陶钧三极，统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选贤与能，隆替无常期，禅代非一族，贯之百王，由来尚矣。晋道陵迟，仍世多故，爰暨元兴，祸难既积，至三光贸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倾覆，则我宣元之祚，永坠于地，顾瞻区域，剪焉莫恤。相国宋王，天纵圣德，灵武秀世，一匡殒运，再造区夏，固以兴灭继绝，舟航沦溺矣。若夫仰在璇玑，旁穆七政，薄伐不庭，开复疆宇。遂乃三俘伪主，升开五都，雕颜升履之乡，乐荒朔流之长，莫不回首朝阳，沐浴玄泽。故四灵效瑞，川岳启图，嘉祥杂沓，休应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华裔注乐推之愿。德代之符，著乎幽显，瞻乌爰止，允集明哲，夫岂延康有归，咸熙告谢而已哉！

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祚，黄运不竟，三后鼎峙。故天之历数，实有攸在。朕虽庸暗，昧于大道，永鉴废兴，为日已久。念四代之高义，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逊位别宫，归禅于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

诏草既成，送呈天子使书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策曰：

咨尔宋王：夫玄古权舆，悠哉逸矣，其详靡得而闻。爰自书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圣君四海，止戈定大业。然则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帝在上叶，深鉴兹道，是以天祚既终，唐、虞弗得传其嗣；符命来格，舜、禹不获全其谦。所以经纬三才，澄序彝化，作范振古，垂风万叶，莫尚于兹。自是厥后，历代弥衍，汉既嗣德于放勋，魏亦方轨于重华。谅以协谋乎人鬼，而以百姓为心者也。

昔我祖宗钦明，辰居其极，而明晦代序，盈亏有期。剪商兆祸，非唯一世，曾是弗克，矧伊在今，天下之所废，有自来矣。惟王体上圣之姿，苞二仪之德，明齐日月，道合四时。乃者社稷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荒梗，又济而复之。自负固不宾，干纪放命，肆淫滔天，窃据万里。靡不润之以风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岂伊博施于民，济斯黔庶；固以义治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于上天垂象，四灵效征，图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于朝，庶民讴于野，亿兆拊膺，俱怀欣愿。自非百姓乐推，天命攸集，岂伊在予，所得独专！是用仰祗皇灵，俯顺群议，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大祚告穷，天祚永终。於戏！王其执其中，敬遵典训，副率土之嘉愿，恢洪业于无穷，时庸休祐，以答三灵之眷望。

又玺书曰：

盖闻天生蒸民，树之以君。帝皇寄世，实公四海。崇替系于勋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国必亡，卜年著其数；代谢无常，圣哲握其符。昔在上世，

三圣圣轨，畴咨四岳，以弘揖让，惟先王之有作，永垂范于无穷。及刘氏致禅，实亮是法；有魏告终，亦先兹典。我世祖所以抚归运而顺人事，乘利见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乱华，丧我洛食，蹙国江表，仍遭否运，沦没相因，逮于元兴，遂倾宗祀。幸赖神武光武，大节宏发，匡复我社稷，重造我国家。惟王圣德欽明，则天光大，应期诞裁，明保王室。内纾国难，外播宏略，殊大愍于汉阳，遭僭盗于沂洛，澄氛西岷，肃清南越，再静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怀区宇，思一声教，王师首路，则伊、洛澄流；楼威峭，潼，则华岳塞，伪酋衔璧，咸阳即序。虽彝器所铭，诗书所咏，庸勋之盛，莫之与二也。遂偃武修文，诞敷德政，八统以取万民，九职以刑邦国，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显，义感殊方。自历世所宾，舟车所暨，靡不讴歌仁德，抃舞来庭。

朕每敬惟道助，永察符运，天之历数，实在尔躬。是以五纬升度，屢示除旧之迹；三光协数，必昭布新之祥。图讖祲瑞，皎然斯在。加以龙颜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焕如日月。传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诗》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夫“或跃在渊”者，终筑九五之位；“助长天地”者，必膺大宝之业。昔土德告讫，传祚于我有晋；今历运改卜，永终于兹，亦以金德而传于宋。仰四代之休义，鉴明昏之定期，询于群公，爱速庶尹，咸曰：朕哉，罔违朕志。今遣使持节、兼太保、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兼太尉、尚书宣范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如唐虞、汉魏故事。王其允答人神，君临万国，时膺祉，酬于上天之眷命。

王奉表陈让，晋帝已逊琅邪王第，表不获通。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上犹不许。太史令谶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王乃从之。

宋书第三卷

本纪三

武帝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策曰：

皇帝臣裕，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晋帝以下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裕。夫树君宰世，天下为公，德克帝王，乐推倍举。越俟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凭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主迁播，宗社埋灭。玮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援，则皇祀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兴废有期，岁终有数。至于大造晋室，拨乱济民，因藉时来，实尸其重。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庭，正朔所及，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协祉，岁月滋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金曰皇灵降鉴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

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探永怀，祇惧若阴。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赖。

礼毕，备法驾幸建康宫，临太极前殿。诏曰：“夫世代迭兴，承天统纪。虽遭遇异途，因革殊事，若乃功济区宇，道振生民，兴废所阶，异世一揆。朕以寡薄，属当艰运，藉咨终老之期，因士之力，用获拯溺，匡世扶危，安国宁民，业未半古，功参曩烈。晋氏以多难仍遭，历运已移，钦若前王，宪章令轨，用集大命于朕躬。惟德匪嗣，辞不获申，遂祇顺三灵，飡兹景祚，燔柴于南郊，受终于文祖。猥当与能之期，爰集乐推之运，嘉祚肇开，隆庆惟始，思俾休嘉，惠兹兆庶。其大赦天下。改晋元熙二年为永初元年。赐民爵二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通租宿债勿复收。其有犯乡论请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依旧准。”

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称诏。追尊皇考为孝穆皇帝，皇妣为穆皇后，尊王太后为皇太后。诏曰：“夫微显之感，罔深后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晋氏封爵，咸随运改，至于德参微管，功济苍生，受人怀树，犹或勿剪，虽在异代，义无泯绝。降杀之仪，一依前典。可降始兴公封始兴县公，庐陵公封柴桑县公，各千户；始安公封荔蒲县侯，长沙公封醴陵县侯，康乐公可即封县侯，各五百户；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其宣力义熙，豫同艰难者，一仍本秩，无所减降。”封晋临川王司马宝为西丰县侯，食邑千户。

庚午，以司空道怜为太尉，封长沙王。追封司徒道规为临川王。尚书仆射徐羨之，加镇军将军，右卫将军谢晦为中领军，宋国领军檀道济为护军将军，中领军刘义庆为青州刺史。立南郡公义庆为临川王。又诏曰：“夫铭功纪劳，有国之要典，慎终追旧，在心之所隆。自大业创基，十有七载，世路迢迢，戎车岁动，自东徂西，靡有宁日。实赖将帅竭心，文武尽效，宁内拓外，迄用有成。威灵远著，寇逆消荡，遂当揖让之礼，猥膺天人之祚。念功简劳，无忘鉴寐，凡厥诚勤，宜同国庆。其酬赏复除之科，以时论举。战亡之身，厚加赠赍。”乙亥，立桂阳公义真为庐陵王，彭城公义隆为宜都王，第四皇子义康为彭城王。丁丑，诏曰：“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览民物，搜扬幽隐，拯拔恤患，用能风泽遐被，远至迩安。朕以寡暗，道谢前哲，因受终之期，托兆兆之上，鉴厥愚虑，思求民瘼。才弱事艰，若无津济，夕惕永念，心地遐愧。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贤举善，问所疾苦。其有狱讼污滥，政刑乖愆，伤化抗治，未允民听者，皆当具以事闻。万事之宜，无失厥中。畅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蹇蹇之情。”戊寅，诏曰：“百官事殷，俸薄，禄不代耕。虽国储未丰，要可公私周济。诸侯纳言，咸非所宜，可悉复旧。六军见禄，相可，不在此例。其余官僚，或自本俸素少者，亦畴量增之。”乙卯，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

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贼余口没在台府者，诸徙家并听还本土。又运舟材及运船，不复下诸郡输出，悉委都水别量。台府所须，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称直，不复资租求办。又停废虏车牛，不得以官假假借。又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除。从征关、洛，殒身战场，幽没不反者，贍赐其家。己丑，陈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复置五校三司官，增殿中将军员二十人，余在员外。戊戌，后将军、雍州刺史乞承之进号安北将军，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刘怀慎进号平北将军；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杨盛进号车骑大将军。甲辰，镇西将军李